

集品珍生柏松师帅义宗快誓谐

松柏生谐谑武侠系列



延边人民出版社

顽皮花子王

〔台湾〕松柏生

下



松柏生 台湾高雄人氏，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以现代手法描写古代侠义志士，以处女作《绝代天骄》轰动台、港、澳地区其风格独特，扣人心弦，将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举凡忠义、憨直、豪气、阴险……等，个个分明以精彩的侠义谐谑系列独开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被读者视为现代武侠派的金庸，令老一辈武侠作括目相看，其作品销量和金先生的作品不相上下之分。

目 录

- 第十一章 钢剑一扫震四海 (253)
- 第十二章 脚金如土为救灾 (281)
- 第十三章 真龙果然是阿龙 (305)
- 第十四章 金口一开钱送来 (337)
- 第十五章 妖女撮合美姻缘 (394)
- 第十六章 妖道奉送大功劳 (421)
- 第十七章 谈笑风生显绝技 (449)
- 第十八章 万民臣服吾阿龙 (477)

“呵呵！吾今日真想好好醉一醉哩！”

不久，曾家壮人员及工作人员聚集在院中用膳，再入内敬酒。

老叫化呵呵笑道：“你们搞啦！敬阿龙呀！”

众人齐道：“贺姑爷添丁！”

“谢谢！一起来！干！”

老叫化叫道：“一起来呀！真是胳膊向里弯，自己人护着自己人，老化子今日自己送上门，晨解不可！”

众人立即哄堂大笑及离去。

黄昏时分，十八名叫化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谭氏便吩咐下人替他们置枕盖被)

曾宗壮那群人则收拾现场，欣然离。

厅中只剩阿龙及老化在喝酒倏见老叫化握住阿龙的右掌，道句：“经，咱们来小玩一下吧！”

说着，一股热流已经逼入阿龙的掌中。

阿龙一催功力，立即将热流“驱逐出境”。

“呵呵！不赖！小心啦！”

滚滚热流立即涌来。

阿龙一催功力，全面封锁！

良久之后，老叫化点头道：“好！好一条潜龙！妙哉！”

两人立即松手。

只见他捧起酒缺，边灌边踉跄在桌社摇来晃，有好几

顽皮花子王

爸已经快摔倒地却又一斜肩挺了上来。

阿龙心中一动，忖道：“醉八仙！”

他立即仔细的瞧着！

老叫化喝光一缺酒，立即又抓缺拍封晃身再灌。

阿龙瞧了半个时辰，忖道！

“大道无形，生育万地，置之死地，死而复生！”

他不由露出笑容！

他亦抓起一缺酒踉跄晃身而灌。

老化子见状，愉快的起身灌着。

不久，他的双目精光熠熠的忖道：“好妙的‘何姑飞波’！好悟性，奇才！想不到吾之醉八竟能演化出这种妙招！”

他开始学习啦！

第十章 钢剑一扫震四海

翌日上午，十八名年青叫化各拿一大叠银票及一大袋银子离去，老叫化却笑嘻嘻的和阿龙在房中各持酒缺边喝边晃身。

他们接连晃身喝了七天的酒，老叫化方始离去。

阿龙立即津津有味的练着。

因为，他已在七天之中进一步的悟出荡魔掌法及剑法。

他甚至歪歪斜斜的出剑挥常啦！

十月初一，两位奶娘和三十余名青年前来报到及带来一封信，曾月蓉阅过之后，立即低声吩咐着。

自那天起，白天至夜晚，前后院各有人在巡视着。

阿龙却仍然专心练武。

十月十五日中午，曾月蓉顺利的分娩二子谭氏赞不绝口的连道：“仙童！阿龙不由大喜！”

小月及小蓉和两闰奶娘在替小娃洗澡时，亦连连赞他们之清秀。

不久，壮中之人纷纷前来道贺。

整倏经街列是大放鞭炮！

没多久，曾天来诸人先来道贺，城民又涌来道贺。

曾天来在门口连连拱手道：“谢谢大家！下月十五日，姑爷曾送给家家户一付鸡酒，聊表谢意，谢谢大家！”

城民立即欣然逐批离去。

谭氏欣喜的道：“阿龙，今天是“水官大帝圣诞”之日，咱家添了两个小孩子，咱们去朝里拜拜吧！”

“天快黑，会不会太晚了？”

“没关系！来得及，我去拿牲礼及香纸！”

说关，她例匆匆奔去。

立见曾天来道：“姑爷，搭车去吧！”

“好吧！”

曾天来立即吩咐一名青年去车篷驾来马车。

不久，马车已沿街驰去。

马车刚出城，立见一名年青女尼由前方疾掠而来，阿龙忖道：“怪啦！她为何包于赶路呢？”

他立即掀篷道：“小师父！”

女尼欣喜的道：“小尼正要去找你，师祖有请，快！”

“娘，娘儿先赶一下！”

车夫立道：“禀姑爷，要不要继去寸双寺！”

立听女尼道：“且住！敝寺有外客！”

“是！”

阿龙立即与女尼疾掠而去。

“施主先去吧！”

阿龙心知有事，立即全力掠去，此时的他已非昔下阿蒙，立见他几乎足不沾磨的疾射而去。

不久，他已听见“刷……”剑风声及“当……”剑击，他的心儿既紧张又兴奋，立即全力抄林疾射而去。

立四名女尼在殿前结阵而守，八名中年人则飞快抡剑疾攻。

左右两侧另有八名女尼及七名女尼分别被十八人及十七人围攻，两名中年女尼则联手迎战四名魁梧中年人。

寸双神尼凝立在殿前！

一位瘦高老者手持一把如意棍凝立在神尼身前太余处，神尼乍见阿龙出现，立即喝道：“住手！”

宏亮声音，顿使双方收招疾退。

阿龙停在远处问道：“恩师，阿龙来了！”

“阿弥陀佛！来得好！过来吧！”

“是！”

刷刷！二声，阿龙已站在神尼左侧望向老者。

他的轻功立即引来老者之注视。

神尼慈声道：“桂施主再听贫尼一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住口！寸双，二十年前剑之辱未耻！吾不甘心！”

“罢了！贫尼已不愿再染血，就让贫尼之夫领教你吧！”

“住口！佛竟以这种后生晚辈来羞辱吾！”

“施主若胜他，贫尼愿束手就范！”

“她！吾若不敌，自碎天灵而亡！”

“阿弥陀佛！上天尚有好生之德，施主若落败，今后就别来敝寺吧！”

“哼！小子，准备动手吧！”

“恩师，我该如何对付他？”

“夺其如意棍即可！”

阿龙立即应是行去。

“老者冷冷一哼，道：“你的剑呢？”

“为了方便夺棍，我不用剑！”

“臭小子！你太狂妄了！出招吧！”

阿龙朝地上一按，立听“砰！”一声，麝土激溅。

“我已出招啦！来吧！”

老者喝句：“臭小了？便抡棍扫来。

阿龙左掌向棍身一按，左掌已经按去。

“砰！”一声，如意棍向外一激发，老者立即虎口一疼！

“他暗暗凛，顺棍旋身，便躲过阿龙那一掌。

他抽棍倒戮，疾戮向阿龙心口。

他深谙“荡魔掌法”所以，他一戮之后，立即向左横踏及劈出左掌，存心一掌便了结阿龙的小命。

那知，阿龙向后一仰，棍身便贴腹而上。

他一拧右脚一踢，右掌已经抓住棍身。

老者乍见来脚，立即加速向右横去，这一来，他顿觉手中一麻，那支如意棍已经离开他的手中。

阿龙拧腰撑棍，迅即起身。

群尼脱口道：“妙招！”

老者厉吼一声，扬掌疾劈而来。

阿龙向外车跃，道：“喂！你输啦！别要赖！”

老者游身疾劈猛扑，状似拼命。

阿龙心中一动，立即以双脚为轴，身子向后一仰，当掌劲扫过之后，他倏地挺身及持棍疾戮而去。

此时老者刚好疾扑而来，阿龙这一戮正好戮向他的右肩窝，他立即斜掌切向如意棍，同时塌肩欲闪。

阿龙左掌一按，右棍代戮为扫！

“砰！”一“叭！”二声，老者之腹下挨了一掌，只听他啊了一声，鲜血一喷，立即倒地喝道：“小子，你……废了老夫的功力！”

“失礼！我不是故意的！”

“呃！哇！”一声，老者居然嚼舌自尽。

他一生仗武行恶如今失去武功，今后那能混下去，而且那能躲避仇家之报复仇，所以，他乾脆自行了断。

阿龙立即吓得后嫁。

那群人立即惊慌逃去。

“恩师，对不起！我失手……”

“阿弥陀佛！恶有恶报！阿龙，不干你事！入殿吧！”

“是！”

立即有二尼上前接棍及抬走尸体。

诸尼立即清扫地面。

阿龙一人殿，立即合会下跪膜拜。

他一起身神尼例含笑道：“阿龙，今天幸有你来解围，否则，贫尼恐怕会被逼破誓护寺。”

“他们是谁呀？”

“死者叫桂通，乃是冀北一名黑道领导人物，这群人皆是他的手下，贫尼当年曾教训过他，他今日率众来复仇。”

“原来哪些！恩师，蓉妹于午时分娩二子，母了平安！”

“阿弥陀佛！可喜可贺！此瓶药携返供她服用吧！”

“是！铭谢恩师！”

“你方才之身法隐含‘醉八仙’，莫非是洪施主所授？”

“是的！”洪老于酒中现身指导！”

“你好大的福份，洪施主乃是当今丐帮帮主之兄，平日连帮中弟了也休想得到他指点一招半式哩！”

“是！家母原本欲来膜拜，却中途而返，我改日再陪她来吧！”

“很好！令堂一生善良，又甚礼佛好施，福无穷，如今又有六孙可忙，她这辈子应该甚感欣慰！”

“全伏神尼引导及感召！”

“阿弥陀佛！不敢当！天色已，你先回去吧！”

“是！告退！”

他一出殿，立即掠去。

他沿林疾掠，没多久，便已入块。

沿途之中，不时有城民向他道贺！他一致谢，足足过了盏茶时间，他方始入门，却见厅中坐了四个人。

他一入厅，厅中诸人立即起起身，阿龙，忙道：“请坐！”

说着，他便坐上主位。

厅中计有杜大人，赵大人，曾天来及一位精干中年人，立见曾天来道：“姑爷，他是本城大定银壮负责人骆天勇。”

“在下骆天勇，欣支谭壮主！”

“不敢当！请坐！”

“壮主，半个时辰前，有一位灰衣中年人至敝壮以佻的名义存一笔钜银，并在下将存单及这个包袱转送给你！”

“由于金额甚钜，在下便详加询问，对方不愿表示身份，只是表明欲赞助壮主之善举，在下只好代为转送”

“为了慎重起见，在下特邀二痊大人作为见证，如今存单及包袱皆在此，尚请壮主当面亲自收下。”

“是！谢谢你！啊！”

“这份金额颇钜，希望壮主妥慎保管，他日若欲领用，尚祈壮主亲自来敝壮，壮主甚忙，在下告退！”

“谢谢！”

“壮主，请留步！”

“总管，烦你送送骆爷！”

“是！”

杜大人含笑道：“壮主，恭喜你又添二丁！”

“谢谢！小犬弥月时，尚祈大人拨冗光临！”

“好！知敬，吾先走！”

“是！恭送大人！”

“留步！”

说着，他立即含笑离去。

赵大人一移座位，低声道：“阿龙，骆天勇因为发现部分银票有问题，所以才告诉杜大人及我。”

“什么问题??

姚还记得申龙生前劫人索银票之事吧””

“记得！那些银票出现啦””

“是的！杜在人感佩你上回一次捐出一百零八万两银子济贫，故不打算揭穿此事，骆天勇亦打算如此做””

“这……何不还给他们呢？”

“不妥！”一来会得罪那位神秘人，二来周这爱些人以往经常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会替他们行善！”

“先别如此做，以免令那些人起疑更可以避免外地人误认

为你很有钱，因而打算劫持你或亲人哩！”

“是！谢谢大人的提醒！”

“别客气！我走了！留步！”

说着，他已含笑离去。

阿龙打开包袱一瞧，立即神色大变！

因为，包袱中放着一大堆地状及让渡书赫然是张弼所亲笔写下的让渡书显然大有文章哩！

他匆匆包妥包袱，便去见曾月蓉。

此时的曾月蓉正靠坐在榻上瞧着两位奶娘所抱之爱子，职龙一入内，她立即问道：“龙哥，寺中没事吧？”

“没事！你们先下去吧！”

二位奶娘立即含笑退去。

阿龙便坐在榻沿低声叙述赴寺之经过。

曾月蓉点头道：“师父多次提及此人乐代为除去他，师父更放心了！”

“师父吩咐我带回这瓶药哩！”

“嗯！此药最适合我目前服用，师父真好！”

“蓉妹，方才二位大人及骆天勇送来这份存单及这个包袱哩！”

“啊！一百九十万两争邪，怎么回事？”

“阿龙便低声叙述着。

“啊！会有这种无名善士。”

“其中的一百四十万两争服正是申龙当日所劫之银票哩！”

“啊！原来是那人！骆天勇为何肯收下？他该报官退回周福诸人呀！”

阿龙立即叙述赵大人方才之话。

曾月蓉欣喜的道：“吾道不孤！越是善有善报！”

“是呀！蓉妹，你再瞧瞧这份让渡书！”

“啊！张亲家原来是被逼的呀！”

“是呀！我怀疑一件事！”

“什么事？”

“那位神秘人以当年替人顶罪勒索张家。”

“你真的替人顶罪？”

他轻轻点头，立即叙述那件往事。

“龙哥，你真伟大！”

“人该知恩报恩呀！蓉妹，我想把那些店面还给张家。”

“这……张家会不会怀疑是你串通那人呢？”

“这……他们该知道我的为人呀！”

“阿龙，你很单纯，他们长年打滚感动商场，一向讲究利害关系，他们对我先冷后热的态度，便是明证呀？”

“这……我有些不安哩！”

“龙哥，我有一个变通的方式，你先把那些商店之人找回来除了酒楼之外，其余商店择日开张。

“你把全部商品的价格降到和天南商店一样，我再吩咐总管依进价将川货转给那些商店。”

“会不会亏损呀？”

“这……好！这样吧！你张辅找来，你让他督导这些商店及与总管一起进货，如此一来，可以降成本！”

“哇操！有理，赵大人说西安这些商家经常哄抬物价，所以，他故意不将那些银票还给那些人哩！”

“对！这家父便是因为西安之物价太贵，才趁机压抑一下，若有这三百五八家商店配合，一定压得住！”

“好，那些商店歇业，那群工作人也闲得发慌啦！”

“是呀！除了可以照顾那些人之外，尚可以繁荣市面，若有赚钱，就暂时替张家保管吧！”

“是！”

“阿龙，你先去用膳，我叫人去请总管约张辅来此地，你先和他们两人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好！这些地状及存单还是由你保管吧！”

“好！你放入柜中吧！”

阿龙便将存单及包袱放入柜中。

“阿龙，你真是得道多助，居然有这种福气哩！”

“走运吧！咱们一起用膳吧！”

“我刚吃过，你快去吃吧！”

阿龙立即含笑步回东厢。

立见四婢正在侍候谭天夫妇及张燕姐妹用膳，阿龙一进去，他们便亲热的招呼他入座用膳。

谭氏问道：“阿龙，才双寺出了何事？”

“神尼在二十年前教训一位坏人，那人不甘心，今天带了三、四十人来打闹，神尼不愿出手，我就替他解决了！”

“真的呀？你把他们赶走啦！”

“全部赶走啦！”

“太好啦！阿龙，你样样行啦！”

“没有啦！欠就不会生小孩！”

众人不由哄堂大笑！

膳后，谭天二人便去逗孙子，阿龙则和张燕二人在书房中道：“燕妹，莺妹，今天有人把爹那二百五十八家店面之地状送回哩！”

“啊！真的呀？谁呀？”

阿龙立即低声叙述赵大人来访之经过。

二女惊喜的不由含泪。

阿龙道：“我已派人去找张总管及曾总管，我打算在日恢复营业，而且将价钱降至和西南商店一样。”

张燕点头道：“我很赞成，不过，利润不多哩！”

“我们和西南商店一起进货，可以降低成本。”

“有理！下策！”

“我们暂时替爹经营，你们反帐做好，爹一回来，咱们就可